



低调的野菊花

安徽合肥 程耀恺

当车子驰离住了几日的安医大二附院的大门，一路向东，向南，经由西藏路，终于回到寄居的滨湖明珠，而此刻，在路旁绿荫丛中迎接我的，竟是一丛又一丛的野菊花。那是下午三点时分，犹如一日之中的“秋”，天上的阳光金灿灿，地下的野菊黄澄澄，光影与花色，互相渗透，彼此映衬，揉合成独特的秋天情调，让我感到无比亲切，无比温暖。

我寄居这里，已有些时日了，我知道眼前这些野菊花的来历，肯定不是人工栽培的，可能世代栖息于此，又或者绿化植树时，无意从别处的泥土中，夹带过来的。野菊深绿的叶子与金黄的小花，还有那淡雅的清香，非常低调，非常本分，既无意哗众取宠，更不屑为悦己者容，却因“怀此贞秀姿，卓为霜下杰”这大概颇出野菊意料之外吧。这个小区里，还有另外一些野花野草，它们和野菊一样，既来之，则安之，成为花卉之外的花卉，景色之外的景色，情调之外的情调，从而让居住在这里的人们，感到亲切、温暖。

一支野菊花的花序，看上去像是一“朵”花，实乃无数小花的组合，这些小花分为两种：舌状花、管状花。边缘的舌状花，宛若花瓣，处于中央的管状花常被误以为花蕊，其实它们都是单独的花朵，只不过舌状花不育，只起装饰作用，能够结籽的，反而是那些不起眼的管状花。向日葵也是菊科，它那轮盘一样的花序，同样被误认为一朵花，我们听惯了的歌词“朵朵葵花向阳开”，其实大谬不然，向日葵花瓣一般的舌头花，只是为了好看，结葵花籽的任务，则由中央的管状花来承担。

此外，在合肥的秋野之上，有好几种菊科野花，与野菊混生，虽然谈不上鱼目混珠，然而秋游的人，若能

分清彼此，也算是一种雅趣。具我多年观察，旋覆花、线叶旋覆花、马兰、翅果菊、千里光、小飞蓬等，花期与野菊相近，通体也散发出可爱与温暖，同样予人本分、低调的感觉，“两兔傍地走，安能辨我是雄雌？”的难题，端的让人难乎其难。

野菊分布范围甚广，因地域差异，株型、叶形、花序随之产生变异。去年秋，我在紫蓬山的西南山麓，就发现舌状花带紫红色的野菊，而我的故乡六安东乡，还有一种野菊，花序不能完全展开，似是辜负了秋色。可见野菊家族，也是各有千秋，各尽其妙。

古人早先观赏的菊花，皆为野生，直至两汉、魏晋，陶渊明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东篱之菊，或仍为野菊。如今菊花的品种繁复，但它们只有一个共同的祖先——野菊。

然而“菊”之名又是怎么来的呢？原来，古人称野菊为苦蕒。蕒，原指莲子心（见《尔雅·释草》），《本草纲目》以为“此物（野菊）味苦似之，故与之同名。”也就是说，苦蕒之名，是从莲子心那里借用过来的。窃以为，此是多此一举，叫野菊有什么不好！野菊可食可药。将未完全开放的野菊摘下来，晒干，装入枕套里，制成野菊枕，保你高枕无忧，保你酣然入梦。

母亲的金钱观

安徽广德 毛义伟

“一分钱多难挣啊！”我母亲常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，每当我扔个什么在我看来没用的东西，母亲总要冲过来捡起来，骂我浪费东西。

“这衣服不是好好的吗，都是钱买来的啊！扔了多可惜！”“妈，这都好久以前的，现在也穿不下了。”我还想说服一下她。“那也可以当个抹布什么的，你知不知道一分钱多难挣啊！”于是每次母亲就把我扔的东西捡起来，绞尽脑汁想个法子废物利用一番，把不用的矿泉水瓶子装点绿豆黄豆，把快递纸盒攒很久卖给收废品的，把大的油漆桶捡回去清洗干净装点杂物，甚至吃剩的米饭，她也要用袋子带回老家喂鸡喂鸭，我也只能由她去。

是啊，一分钱多难挣啊！贫穷的记忆实在太过深刻，每一分钱饱含的汗水也太过沉重。小时候为了凑够我和我哥的学费，母亲把我家那几亩山地恨不得绣出了花。能种的地全都种上了稻子，在秋天重重叠叠的金色稻浪中，母亲却从来都来不及多抬头扫一眼这丰收的美景，生怕少割了一茬稻子。我的记忆里，她总是背着镰刀，带着水壶和一天的干粮天不亮就出发，在繁星点点的夜里佝偻着腰回家，身上的汗水仿佛刚刚淋过一场暴雨。

钱是如此难挣，所以我理解母亲的节俭、小气，每一分钱她都掰着指头用。但是除开“一分钱多难挣

啊”的口头禅外，母亲还常说另外一句话“这样心里不踏实”，她文化有限，表达不出多深刻的道理，碰到什么不该做的事情总是对我们说一句“这样心里不踏实。”

小时候的村里经常有人开个小货车来卖水果。一天老板又照例来卖水果，等人群散去，老板清理着存货准备回家，我看到从他腰包掉出来几张钱。农村的孩子都腼腆嘴笨，我呆在那也不敢出声，等他走了，我捡起来一数，有四十五块钱。我下意识一把攥紧了。晚上母亲回来，我把事情告诉了她。母亲立马说“你现在给我还回去！”“这是他掉的，我只是捡到了！”“这不是咱的钱，拿了心里不踏实，你去还给人家。”我说：“那也不用现在还，过两天他来卖水果再还也行啊。”“不行，就现在还。”母亲带着我走了半个多小时的路赶到那个卖水果的家里，把这四十五块钱给了他，老板非要塞几个苹果，母亲没有拿。

每当我回忆起母亲这些年不以言语教诲给我的东西，暗淡的时光中总是有她朴素的金钱观时刻提醒我，人生不易，要做一个有骨气的人！一个清白的人！

冬日雷雨

安徽合肥 王张应

壬寅年冬天，小雪第八日上午。
巢湖之滨，突降雷阵雨。

早晨，天空低沉，但不是要下雨的样子。进入冬季，江淮地区，阴晦的天气并不少见。阴天就是阴天，它是一个地区冬季的一种表情，不一定是下雨的前兆。

这天早上，开窗看天，估计许多人也只当这是一个阴天。甚至，像许多阴天一样，阴到后面忍不住转晴。冬季的阴天下雨不让人意外，小雪之后，大雪前几日，出现雷阵雨天气，的确令人诧异。

上午九点多，突然响起一声惊雷。从天而降一声疑似天崩地裂的巨响，没有闪电提前告知，切切实实吓人一跳。我没怀疑它是雷声，但有邻居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在小区业主在群里惊讶地问了句：“刚才是打雷吗？”立马有人回应：“打雷了”。

其实，那位问话的邻居若是稍微有点耐心，或者不是特别惊讶，完全可以不问人，随后答案自明。第一个雷声是以炸裂的形式爆发出来的，雷声过后有一段稍长时间的沉寂。接下来便是雷声滚滚，如千军万马由远而近奔腾而来。听到后面的雷声，定然没人怀疑它是雷声了。

一声突兀的巨响，并没有立刻带来雨水。一阵接一阵或高昂或低沉的雷声后，雨水才有声有色地落下来。硕大的雨点，打在窗外香樟树肥厚的阔叶上，发出“沙沙”的响声。密集的雨点砸到水泥路面上，虽然被饥渴的水泥路面吸纳了一些去，但终究还是有越来越多的雨水在路面上形成积水。泡在雨水中的地面，裸露的泥土或者水泥路面，下雨前都是灰白色，因为好久没有下雨了，泥土也没了水色。下雨后，整个地面的颜色随即深暗下来。

看到水泥路面上亮汪汪的积水肆意流淌，便有一种欣慰油然而生。好久没有下这样畅快的雨了，许多地方人们盼雨，从夏盼到秋，从秋盼到冬，终于盼来了一场像样的雨。

一场好雨，却不知时节。冬天是不该有雷雨的。老天爷的火爆脾气，应该在炎热的夏天和秋天的前半段耗尽，不至于留到冬季里发泄。冬天里，下起这场雷雨，想必是老天爷实在按捺不住了。心中的火气，在夏天没机会发泄，在秋天也没机会发泄，一直带到冬天，终于瞅准一个机会发泄出来。

急促的雨下了两三个小时。午后，雨停，天色明亮了一些。心中一阵欣喜，以为要出太阳了。雷雨，骤然出太阳，是很容易看到彩虹的。

当然，也有喜欢天冷的人。毕竟合肥的冬天不是特别冷。天冷就可能下雪，下雪能给人带来好心情。

这场冬日里的雷雨，没有结束于彩虹，就期待它结束于铺天盖地的皑皑白雪吧。

天冷了，雨还在下。一场雪或许已在路上，说不定，三两天后，尚未进入大雪节气，纷纷扬扬的雪花就飞到了这座城市。